



【城市记忆】

奇泉之院

□于瑞桓

小时候住在珍珠泉院里时，院子的红大门平日里常常是关闭的，工作人员和住家进出都是走大门上套着的小门，只有开大会或有车辆出入时，大门才敞开。所以，那时的珍珠泉对于大多数济南人来讲，都是只闻其大名难见其真容。也正是由于这种半封闭的状态，使得那时的珍珠泉也确实有些与一般公园不太一样的地方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珍珠泉中，建筑物是很少的，除了一座清代巡抚大殿和一处二进的海棠园，再就是一个大礼堂和三座红砖小楼以及零星的几处平房，所以偌大一个园子，就是水与植被和动物的天堂。清澈见底的泉池中，一串串水珠永不间断地汩汩冒出，一米多长的大鲤鱼，多到不可胜数，甚至有的得有两米以上。常有调皮胆大的男孩跳到水中骑鱼，弄出一幅珍珠泉版的年画——男童骑鱼图。但现实中，鱼可不像年画上那样抬头翘尾与孩童默契配合，它们会不停使劲摆动着大尾巴，坚定得要把骑它的孩子掀到水里去。而那些皮孩子为了不被甩下去，就死死抱住鱼的头。这样较量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男孩子们的屁股被鱼尾扫出一道道血印，不得不败下阵来。大鲤鱼以无声的方式向人类骄傲的宣告：珍珠泉中的王者只能是我们。女孩则没这么大胆，最多就是翻过池塘的铁栅栏，用盆子或纱网捞虾。用盆子捞虾，确切地说应该叫扣虾，因为只有把盆子紧贴着池壁下滑，再突然一翻，藏在石缝里的虾才会被吸出来。现在想想一个八九岁且不会游泳的女孩，竟敢翻过一米多高的栅栏，在至少5米深的池塘边，仅靠一只手抓着栏杆干这活，胆量之大是难以置信的。

记得，那时我妈常说：珍珠泉很神，从来没淹死过人。或许，珍珠泉确实是一方宝地，要不从金代开始就有显贵在这里建府邸做巡抚呢。康熙三次来济都驻蹕在珍珠泉。乾隆来了一次，也像他爷爷一样在此下榻。虽有传播甚广的风流皇帝与大明湖畔夏雨荷一夜情的佳话，只是夏雨荷的故事是真是假无从考证，但这位年号寓意“天道昌隆”的“乾隆”，不仅给珍珠泉留下了“济南多名泉，岳阴水所潜。其中孰巨擘，趵突与珍珠”的诗句，还御笔亲题了《戊辰上巳后一日题珍珠泉》。后来御笔被刻成御碑，从此乾隆这一真迹就一直矗立于珍珠泉池的东北角。小时候，碑是裸露着的，随便爬、随便摸，也常有人来拓片，所以碑总是黑乎乎的。1999年，驻在这里的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为其修建了碑亭，后来又罩上玻璃，结束了御碑任风雨剥蚀的历史。清代光绪十二年到十七年在这里当过巡抚的张曜，还被百姓封为了“大王”，也即黄河水神。一方风水宝地，自然也就多多少少带有些神秘色彩。

这个“明珠百琲谁所穿”的奇泉之院，除了鲤鱼超大的奇观，还栖息着一种北方少有的大鸟——池鹭。这种鸟也叫红头鹭鹭，它们每年4月从南方飞来，只落户在珍珠泉。它们的巢穴，就坐落在我家门口那几棵上百年的大树上。白天它们出去觅食，夜间归巢，常听到它们落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。说是外出觅食，但会不会是晚上趁池边没人时，捕池中鲜美的鲤鱼饱腹呢？

珍珠泉中的鱼实在太多了。民国时期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在《一代泉雄韩复榘·故居杂忆》中就写道：“池成正方形，四周以铁栏，水深一丈余，清澈见底，池内数百条大鱼”，可见珍珠泉的鱼多、鱼大是有历史的了。那时食堂也会偶尔做一次珍珠泉的大鲤鱼，一条鱼整着做，又粗又长，每家买一小骨碌就够吃了。清凉泉水中自然长大的鱼，那

肉质之鲜美迄今回味仍会垂涎。韩子华是1930年—1937年间住在珍珠泉的，他也有在池边抓小虾的经历，但不知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翻过栅栏摸虾？

传说毕竟是传说，珍珠泉的神秘更多的是与它自明代以来就是官府和政府驻地有关。这样的地方，在历史的动荡中自然会有些不一样的经历。珍珠泉大院作为明代的德藩故宫——德王府，在明末被清兵焚毁是在劫难逃的；1937年冬，日军大举进攻济南，时任山东主席的韩复榘弃城逃离前，下令一把大火烧毁了院内大部分建筑。这一次次浩劫记述了珍珠泉与一般公园不一样的过往。上世纪70年代，珍珠泉泉池做过一次清理，出于小孩的好奇，我那时总以为会发现涌泉的秘密。可抽干水的池子底只有泥沙，没发现通往地下龙宫的通道。但清理泥沙时却挖出了一些锈蚀了的枪。这些武器是哪个时代的，我当时不得而知。珍珠泉清代做过巡抚，辛亥革命后做过督府，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时做过蒋介石北伐军司令部，解放战争时做过解放军的临时战伤医院，所以泉池里有武器也就算不上什么神秘的事。

在这个大院里，除了传说和历史的奇诡，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小秘密。巡抚大堂一度是被用作大会餐厅的，餐厅后面有条河，餐厅的“下水”从一个很小的口流入河水中。可供几百人吃饭的地方，“下水”自然很丰盛。上学时拿一个小篮子，里面压上块石头，用绳子放在出水口的下方，放学时就会收获满满一篮子小草鱼。把这些小鱼剁碎了喂鸡，母鸡多产蛋，公鸡更威武。我喂的大公鸡不仅别家的公鸡怕，连院里的小孩也怕，它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属于它的母鸡们。奇怪的是，有一天它莫名其妙地死了。要说是瘟鸡，可别的鸡并没死；要说有人下毒，觉得也不至于，那时住在院子里的人很少，而且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。所以这鸡的死也姑且可算是个大院里的神秘事件吧！因为珍珠泉院里有很多动物，被蛇或别的什么动物毒死也说不定。但院里的动物除了鸟以外似乎都很隐蔽，只有大雪过后，看雪泥鸿爪才知道，昨夜曾不止一种不知名的动物曾在家门外一游。

现在的珍珠泉大院好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林子里建的，很多动物肯定早已经搬迁了。我小时住的房子就在现在的珍珠泉宾馆所在地。为了建宾馆，家门口那两棵不知多少岁，天天为我跳皮筋当举绳者的老树也被砍伐了。还有我家的北窗边有一个很隐蔽的防空洞入口，口虽不大，却很幽深，四通八达，根本就没有尽头一样。一群孩子举着火把，在完全漆黑的防空洞中探秘，比现在娱乐型的迷宫可好玩、刺激多了。从现在开放了的人防商城看，珍珠泉的防空洞应该是和它们相通的，怪不得屡次探秘都没有走到过尽头。小时候感觉这地下建设比地面上的建筑还结实：宽阔的主干道，两侧都是像陕北窑洞一样的房间，全部是砖砌石灰墙，冬暖夏凉。

经过近半世纪的变迁，如今的珍珠泉早已不是儿时的样子，但这个院子里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，刻进了我童年的基因里。如今搬到了佛惠山下，每每上山，对山上的一草一木依然是心生欢喜。这份对大自然的挚爱，是少儿情愫的延续。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，无论遇到何种不易，只要到大自然中走一走，都会如饮甘饴。这份少儿时代珍珠泉水赐予我的快乐性格的神秘源泉，像珍珠泉中的“珍珠”生生不息。
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那复计东西。”人不过是天地间的过客，愿上苍赐予泉城人的这份珍贵礼物——像珍珠一样的泉水，能永远不停地汩汩流淌，滋养这方土地和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父老乡亲。

（本文作者系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。）

【背影】

□朱继德

乔羽先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著名词作家、剧作家，他被人们誉为词坛泰斗，绰号“乔老爷”。

乔羽幼年生活的小城山东济宁，是一处充满诗情画意的运河商埠，南来北往的行船富庶了这里的经济，繁荣了这里的文化，也留下了很多故事与传说。笔者与乔羽及家人有30多年的交往，并著有《风华少年——乔羽的青少年时代》一书。乔羽先生在晚年向我谈及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，感慨颇深。他的原名叫乔庆宝。他父亲叫乔熙民，是清末的一位秀才，饱读诗书才华横溢。乔羽五岁之前，就跟父亲熟读《千家诗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及诸多儒家经典。若论识字，乔羽当时单字即认识三千有余。

乔羽的母亲姓郝，但是没有名字，旧时代女人多是如此，是位不识字的贤淑之女。进了乔家门后，父亲为她起名叫郝怀慈。母亲脑子里记忆的故事、民间小调和谜语、笑话及各种生活常识，多于常人数量惊人。她心地善良，常心怀怜悯地对待贫苦人，街坊送她“郝菩萨”的美誉。乔羽自幼便受到母亲这种心怀善良的淳朴家风的熏陶。

乔羽的父亲比母亲大二十二岁，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六十四岁，母亲四十二岁，民间称为“老生子”，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，虽然家庭拮据，却是生活在快乐和爱的港湾里。乔羽十四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活了七十八岁，那个时候已属高寿了。

乔羽先生曾回忆，他一生受到三种教育。一个是来自传统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庭教育，不自觉间练就了他的童子功；第二是在学校受到的现代教育启蒙，还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，如《新青年》等。1946年1月，他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，与其他三位进步学生一起租了一辆马

【世榻】

□杨奕敏

有个年轻的猎手，箭法不错，却总是捕不到大雁，于是他去向一位老猎人求教。

老猎人把他领到一片芦苇地潜伏起来，指着不远处脖子伸得最高的那只大雁说，大雁是群居性鸟类，警惕性极高，休息时会有一只站岗放哨，叫雁奴，它一旦发现异常情况会发出警报，然后雁群就迅速飞离。由于有雁奴的忠诚守卫，雁群不易接近，所以捕捉很困难。

年轻人问，那有什么好办法呢？

老猎人教他，让他故意惊动雁奴，然后又潜伏不动。这样三番五次，雁奴都及时发出了警报，然后雁群

忆乔羽

车，从城西门悄悄离开了这个小城。此后，他改名乔羽，进入解放区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洗礼。乔羽先生自己讲，这是他的第三种教育，影响了他的终身，为他成为大国词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

在解放区，从做最基层的工作开始，后来进入晋冀鲁豫北方大学学习，不到三十岁就以一首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名满天下，乔羽由默默无闻，一步步成为著名词作家、剧作家。不久后，乔羽又创作了家喻户晓的《我的祖国》电影插曲；一曲《祖国颂》气势恢宏，唱出了国人的豪气；歌剧《刘三姐》则唱出了国门，响彻东南亚。

乔羽曾参与策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创作并担任文学组组长，策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中国革命之歌》，两部共和国史诗，空前绝后，影响甚巨。

在艺术人生的征途上，乔羽曾担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，为国家培养出大批艺术精英。退休后，为繁荣歌词创作，他发起成立了中国音乐文学学会，并担任首届会长，推出会刊《词刊》，汇集出版数十卷本巨集《歌海词丛》。

乔羽先生虽然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，但他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传唱了近70年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；《我的祖国》在去年央视重头戏《跨过鸭绿江》中仍作为主题曲；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从三晋大地传遍全国，成为山西省的省歌；《牡丹之歌》艳压群芳，成为了菏泽市市歌；《心中的玫瑰》广为传唱，经久不衰；《说聊斋》让人一咏三叹回味无穷；《难忘今宵》则是每年央视春晚压轴曲……乔羽先生的作品如清新的空气和多彩的阳光，充盈在我们的生活空间，和我们须臾不分离。

（本文作者系济宁市作家协会理事，济宁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。）

悲剧的发生

逃离。但逃离之后却发现并无异常，过一会儿又飞了回来。如此几天下来，雁群认为雁奴在谎报军情，为发泄不满，它们赶它啄它。可怜的雁奴伤痕累累，再发现情况时，也就懒得管了。

年轻猎手就是在这时下手了。他悄悄靠近，拉开弓箭，成功猎获了一只大雁。那只被捕到的大雁，当初也啄过雁奴，临死它才醒悟，中了猎人的诡计。可惜为时已晚。

年轻的猎手能够捕获大雁，在于他用麻痹的方法成功瓦解了雁群对雁奴的信任，最终达到目的。

忠诚的人被反复误解，被误解的人伤透了心，不再坚持——悲剧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
（本文作者系退休教师。）